

銀正雄

評唐文標的論張愛玲早期小說

——兼談其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

丙 一級一級走進沒有

光的所在

唐文標這篇論文有個副標題叫做「張愛玲早期小說長論」，發表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「文季」。筆者初讀時，以為既然稱做「早期小說長論」，想必對張愛玲的早期作品有個很透徹的瞭

解。然而，筆者讀畢全文後非常失望，因為文中的批評技巧非常糟糕，唐文標似乎忘了批評也是一門藝術，只是這邊拉一段文字那邊拉兩段話的斷章取義是不行的，而且唐文標的拼湊工夫實在不够高明，有些句子簡直不通不暢到極點。

爲了證明筆者這一看法，還是讓我們「一級一級走進」唐文標的批評吧。唐文標在「始級：大膽的嘗試」就開宗明義的宣稱「不想再用印象批評法」，而要用「『盡各言其志』的批評」。首先我們要問的是唐文標既宣稱不再用印象批評法，那麼他過去的一切批評用的都是這種方法了？從他對於印象批評法的指責，他是不是否定他過去一切批評的價值呢？不是的，我想不是的，因為唐文標沒這麼說，他只是說「不想再用」罷了。然則他說「『盡各言其志』的批評」是什麼意思呢？言誰之志呢？張愛玲或者是唐文標本人的？唐文標也沒說，從這裏筆者不幸的發覺，唐文標是位玩弄文字的能手，可惜走火入魔了。

綜觀全文，筆者發現唐文標所謂的「『盡各言其志』的批評」仍不出他本人所指責的「印象批評法」的範圍。因為唐文標只是把張愛玲的早期小說當做關

揚自己「爲社會而文學」主義的工具，硬拿自己的模子來套張愛玲，結果仍然是「主觀的盲目飛行」，仍然是「縱放個人的意思和知識跑野馬」，完全符合唐文標本人指責「印象批評法」的缺點。筆者要奉勸唐先生的是：大可以不必再玩弄這種文字伎倆了，因爲太危險了，同時也不要儘站在凹凸鏡前看世界。

唐文標緊接着又說：

我想用一點近代史來看張愛玲，以史證文，這種嘗試的狂妄不難看出來的。好在生命是悠長的。錯誤嗎？該歪了，想漏了，該擰了，都可以改，而我相信，只要改正、認錯，正是爲下一篇文字操平思想障礙的準備。

這段話很容易令人誤會，在「以史證文」之後，接着來句「好在生命是悠長的」，筆者差點以爲他在玩意識流的手法。當然，筆者並非不瞭解唐文標的意思，只是何苦用這苦肉計呢？如果一篇批評連作者都坦承是「狂妄」的，料必失去客觀的、中肯的標準，筆者不以爲這篇批評還會有什麼價值存在。

在「第一級：歷史背景」裏，唐文標先說從張愛

玲的作品感覺到張「是一純粹的上海人」，接着指責二次大戰時上海的社會「自暴自棄的繁榮」，在「文學上又回到『不談現在，不問國事』的頹廢和享樂作風去」，而「那個時期，正是張愛玲早期最活躍，產量最豐時期」，所以唐文標認為在這樣的風氣之下，再也「沒有比張愛玲更接受上海文學的傳統的人了。」什麼是「上海文學的傳統」呢？根據唐文標的解釋，就是鴛蝶派和黑幕小說。所以唐文標說「在她身上，我們清楚地看到了鴛蝶派和黑幕小說開了花」，如此，唐文標的意思是指張愛玲小說是鴛蝶派和黑幕小說囉？筆者以為非也，張愛玲小說所表現的藝術、所表現的生命、所表現的世界、所表現的同情觀，豈是鴛蝶派的公式化、散漫化，黑幕小說的挖糞行為所能望塵能及的，唐文標把有天淵之別的兩者硬扯在一起未免看法太表面了。（註12）

要是唐文標老老實實的用平實文字來寫他的論據也就罷了，偏偏他又喜歡玩拼湊技巧和小說手法，結果弄得不倫不類，譬如在「始級」中居然會有「風大，霧大，黑燈中人影來去穿插，像一把打開又立刻關上的紙扇」，又如小孩子說火車來了，唐文標却寫「

匆忙到台外一瞻，冷冽中有遠山雲重疊，電速的變動着；小孩子却高興地指劃為一個一個的死靈魂」，以及「連環畫片中那一種沒有活氣，衣飾古老」等這些壞語言，難道唐文標是在寫他所宣稱的、叫人看不懂的、「沒落」的、「僵斃」的現代詩嗎？即如在「第一級」中，唐文標在「鴛蝶派和黑幕小說開了花」用了破折號，引了張愛玲的「可是，在這裏沒有巍然的過去，有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荒涼，更空虛的空虛」來解釋上文，更叫人莫明所以。因為張愛玲這句話是她看到塞尚「破屋」一畫的由衷之感（註13），而唐文標却把它解釋在張愛玲的小說上，這種斷章取義式的拼湊工夫，怪不得上下文在語氣上、語義上都非常的

不連貫。
而在「第二級：張愛玲怎樣寫小說呢？」這一節，唐文標有許多地方更是錯誤得厲害、偏頗得厲害。舉個最簡單的例子，唐文標引了「流言」中的一段話，我們也引出，讓讀者參考參考：

女主角回心向善了。受了影響，男主角加入了一個開發邊疆的旅行團墾荒去了。他做這件事，並沒有預先

考慮過，光是一時衝動，詩意的憧憬，近於逃避主義，如果他在此地犯了罪，為什麼他不能在此地贖罪呢？在我們近週的環境裏，一個身強力壯，具有相當知識的年輕人竟會無事可做麼？

——流言『銀宮就學記』

這是唐文標引的，引得錯誤極了！諸位翻翻『流言』九十六頁『銀宮就學記』最後一段就可明白。奉勸唐先生，要引用別人的文章時，最好找找原文，否則鬧了笑話就來不及了。

上面唐文標引的這段話是張愛玲看了一部電影叫做『新生』的感想，裏面提到男主角的近於逃避主義，是張愛玲的質詢，而唐文標竟在這上面大做文章，說什麼『很好，她確實想得透徹：『這是逃避』，符合她本人的文學理論。』筆者倒奇怪唐文標為什麼老守着他的社會不放，為什麼老拿這種態度來對待別人，說張愛玲的小說是逃避社會逃避現實麼？說張愛玲的文學理論是典型的『逃避主義』麼？筆者以為不然，筆者是讀過張愛玲的全部作品的，包括唐文標未批評到的『五四遺事』和後來的長篇『秧歌』『赤地之

戀』，至少筆者沒有這種感覺。（註⑭）

站在文學觀點來說，一個作家的守本分，自給自足，選擇『戀愛結婚，生老病死』的題材來表達其世界觀能算是『逃避』嗎？我看不能，正正相反，這才是積極的、正確的路子。

當唐文標談到素材時，質問了一句『何以張愛玲筆下看不見農人、城市工人、公務員、商店職員、知識分子或教職員？這些是不是作人生的『底子』，『軟弱的凡人』，且更能『代表這時代的總量』呢？』筆者對這句話的答覆是：請唐先生平心靜氣的重讀張愛玲的全部作品吧。『怨女』中銀娣的外祖父母是不是農人呢？『阿小悲秋』中的阿姐是不是屬於工人的短工呢？『茉莉香片』中的言子夜，『第二爐香』中的羅傑是不是教職員呢？『封鎖』中的呂宗禎是不是公務員呢？『連環套』裏的雅赫雅、玉銘都可算得上商店職員吧？

接着唐文標更進一步更露骨的說『她限制了她寫的人物，幾乎都是上海租界裏』，說『這些人物是中國幾萬萬人中佔少數的少數，是不可能代表她身處那個時代的。』這更可笑了一！唐文標老喜歡請『時代的

總量」，老喜歡談代表時代，却忘了多數是由少數組成的原理，唐文標不懂得從屬質的、人性的分析觀來察時代，却一味在量上孜孜矻矻，大概唐先生的意思是一定要作家替『中國幾萬萬人』的每個人部寫一本書才算『更能代表這時代的總量』，才能『代表身處那個時代的』吧。

再說唐文標在「最後一級：沒有光的所在」一節提到什麼是嚴肅文學，唐文標的定義是「嚴肅文學中應有人性標準，應有道德制裁，應有『君子愛人以德』的內容」。的確，筆者頗願意贊成唐文標所說的是嚴肅文學中的一種，而非全部，不幸唐文標却把全部當做一種，認為除此便非嚴肅文學，則筆者要請教在民國之前的有「晦淫」「晦盜」之稱的紅樓夢、水滸傳、金瓶梅是否為嚴肅文學呢？我想就是把它們放諸四海，答案也是肯定的。筆者再請教，照唐先生的意思，凡揭櫫正義標榜公理為主，而不管內容是如何荒誕不經的武俠小說也算是嚴肅文學了？我想，唐先生這一竿子打不到別人的船，却先翻了自己，是必然的道理。（註⑮）

丁 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

今年八月一日出版的「中外文學」有一篇唐文標的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，根據「編後記」的一段話，「中外」的編者認為這是一篇「心平氣和的自白」，深深引起筆者的注意，筆者也想藉此改變對唐文標批評文章的觀感。然而仔細閱讀之後，我還是重重的失望了，因為這並非是「心平氣和的自白」。唐文標仍然在玩他苦肉計式的、反手飛鏢式的批評方法，他的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不過替以前的文章做自我辯護罷了。基於此，筆者很願意一個一個的來討論這篇文章的觀點，同時也照唐先生所要求的批評態度來談，因為唐先生說「這樣或更接近『真理』些，和使閱讀者對文學的目的和功用有較進一步的瞭解的。」

文中第一節，唐文標談的是「我的批評態度，是什麼呢」？唐文標旁徵博引，自最初以為「我的批評是很保守的，很中國傳統的『文以載道』派」，進而引用艾略特的理論，墨雷（J. M. Murry）的見解，歸結成一個理論，唐文標說他的批評是在「實事求

是，不作調人」的信念下寫的。很好，原則是對的，也頗冠冕堂皇。唐文標進一步的說：

「我相信我能犯錯誤，也可能想得不夠深刻、不清楚，但一定是坦率的、對事不對人的。」

如果唐文標真的是在作自白，而非自謙，那麼這句話就相當可怕，需知「坦率的、對事不對人的」批評態度是一回事，「可能犯錯誤，也可能想得不夠深刻、不清楚」的批評內容又是一回事。唐文標怎麼能說他的批評態度是正確的，就推卸掉其批評錯誤的責任呢？

此外，唐文標既自承「錯誤」，則他的論文果真能照艾略特所說的決定何者「有益」何者「無益」嗎？能「闡明藝術作品和矯正趣味」嗎？能像墨雷所說的，放進「最高的教訓」嗎？不可否認，這個正確性是要大打折扣的。而很不幸，我們從他關於現代詩的論文和張愛玲小說的批評來看，唐文標儘管認為自己的態度正確，却完全沒做到西方兩位批評大師所說的。

唐文標又說：

「我盡力使自己說理——人間的道理，對詩論詩

，依事論事，如果這些我說出來的道理也會傷害人，那麼我只能道歉，我仍相信『道理』的。」

問題是唐文標所說的「道理」是正確的嗎？如果說是因正確的「道理」而傷害人，則筆者舉雙手贊成，甚至會主動的為他辯護。遺憾的是，唐文標所相信的「道理」非常偏頗，所相信的「真理」並不真。唐文標一心一意為社會的功利提倡，用心雖佳，却忽視了文學的真正涵義，縮小了文學的功能，結果不僅「傷害人」也「傷害」自己，豈是「道歉」所能彌補的。

唐文標說：「有些朋友指責我在破壞，甚至否定整個文學，我雖然狂妄，大概還不至於如此囂張。」筆者想要請教唐先生的是，不管「狂妄」也罷「囂張」也罷，就討論文學而言，這種態度是否正確？是否符合唐先生本人所謂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的批評信念？借唐先生的話，真理是愈辯愈明的。

唐文標認為「文學應該幫助社會」，筆者贊成，因為這本來是文學的功能之一。唐文標主張要「大膽地批評文壇的現象——逃避現實的現象。」筆者也贊成，但有個條件，唐文標果真正視當今文壇的現象嗎

？還是以部分爲全部，以少數爲多數的偏頗看法呢？我們先請讀唐先生讀『龍族』『大地』等詩刊的詩和朱西寧、司馬中原、黃春明等諸先生的小說，那麼答案就很清楚了。

唐文標並不服朋友的想法，堅決認爲「批評今日文壇中的作風，逃避現實的現象，不是破壞，而是要建設，要肯定文學的『正作用』的工作」。且不提今日文壇是否這些現象仍舊存在，我們讀唐文標的論文，讀到了唐文標所謂的「建設」嗎？讀到了「肯定文學的『正作用』的工作」嗎？沒有，我們讀到的只是——破壞！更不用說這些現象早就不存在今日的文壇中了。

我們並非反對唐文標「不能批評」，也並非認爲「反對今日的文風」就是「破壞文學」，我們要的是壞的給我們指正，好的給我們鼓勵的建設性之批評，唐文標給我們這個東西了嗎？沒有，答案是否定的。筆者再打個譬喻，如果一棟建築物的室內裝飾不夠漂亮，只消把它換換弄得漂亮就行了，並不需要拆掉整棟建築物的，對不對？很不幸，我們耳聞目睹的是，唐文標正在拆毀這棟建築物，我們當然要阻止了。

第三節唐文標說出「我對文學的看法」，是什麼呢？唐文標列舉了很多條文，爲了討論方便，也讓我們一條一條的仔細的研究吧：

(一)唐文標說他贊成「文學應在廣闊的天地活動」，但並非「毫無疆界，不能辨認」，他認爲「人只在人羣中才成爲人」，人應與社會「緊緊牢扣在一起」，因此「文學也應以這社會爲依歸，在它廣闊的地面上活動」。

筆者以爲，唐文標還是把文學看得太死了，所以他的理論便很狹義。需知人的思維、情感正如脫韁的野馬，奔躍在比社會更廣闊的天地間，才能活得蓬勃，活得多彩多姿，而由人的思維、情感發之於文所產生的文學也正是如此，如果妄自加以限制，把它套上枷鎖，規定它只能在以人爲主的社會上活動，凡文必須描寫人的生活，則文學到最後必然枯萎而死亡，這就好像把一盆菊花自室外移到室內刻意加以保溫取暖，結果仍然保不住菊花的生命一樣，因爲菊花是更愛室外的廣闊天地的。要是我說了這些話，唐文標不同意，則我願意請教伊索寓言是不是文學呢？希臘神話是不是文學呢？它們雖然不表象的描寫人的生活，却

仍光芒萬丈的表現出人性，難道這就不算是文學嗎？唐文標的看法太死，道理在此。

(二)唐文標說他贊成「作家的自由」，但却認為作家不能「毫無限制的亂搞」，不能「濫寫，染污文壇，以至遺害社會」，「作家更應珍視他的自由，運用到他人為國家爭取『自由』的文字上去。」

唐文標這種主張我完全贊成，也認為確實該這麼做。只是唐文標既這麼說，想必心有所感意有所指，認為國內有作家（指責現代詩人吧？）在「毫無限制的濫搞」？然而放眼文壇，筆者從他們的作品中却找不到這些濫搞的證據。即使寫晦澀詩出名的葉維廉，碧果等人，他們的作品也充分的表現對人類對社會的愛心。唐文標這種指責豈不無的放矢！？

(三)唐文標說他贊成「反對教條主義，教條文學」，主張「文學要關懷社會、國家、和同時代人」，並說「這是『原則』，不是教條」，同時警告「反對教條主義的朋友不應忽視人之成為人的理由」。

筆者也完全同意他這一看法，但也要提請唐先生注意的是，文學有它的多面性，「關懷社會」不過是它的一面，而對大自然的觀察、愛好，如描寫一顆樹

，一隻鹿的美又是它的另一面，唐文標却以一面限制多面，豈不是忽視文學之所以成為文學的理由了嗎？

(四)唐文標說他贊成「文學會限死在某些階層上」的「憂慮」，提出「文學是否表現了它的多階層性」的懷疑，並「認為有人提倡多寫一點農田、漁村、和工廠裏同時代人的問題，也許正為了要求文學表現社會的全面而已。」

筆者以為唐文標是有意的曲解「階層」的含義。當然他這種「有意」無可厚非，因為唐文標自始至終就鼓吹「為社會而文學」，因此儘在社會的量大上玩花樣。實際上，「階層」指的是文學的功能、文學的面，「文學會限死在某些階層上」的意義是過分的限制文學之多面性，必使文學趨於死亡，而唐文標却大擺烏龍，從社會功利上大做文章，指責我們不注意「同時代人的問題」，我們果真是這樣嗎？答案只有一個，請唐先生「平心靜氣」的多讀讀國內的文學作品吧。別只睜着眼在異國說瞎話。

(五)唐文標說他贊成「強調文學要表現人性」，却懷疑（含有嚴重的指控）「今日的文學表現的是什麼樣的『人性』」，而說他不明白「生命真諦唯有在殘

敗的生命情境中發現」的意義，最後主張只有「關懷社會、國家、和同時代人正是我們最寶貴的人性」，從而認為這「才是文學家所應有要表現的」。

我想，唐文標總讀過海明威的「老人與海」，朱西寧的「新墳」「鐵漿」，王禎和的「嫁妝一牛車」吧，那裏面所表現的人性，所表現的生命觀，是不是「生命真諦唯有殘敗的生命情境中發現的」呢？如果唐文標說，尚未讀過，沒關係，這些先生的書尚未絕版，把他們的書找來仔細的讀就是了。如果唐文標還「詭辯」筆者在打高空，那麼我很願意請他好好咀嚼「人是可以被打敗的，却不能被毀滅」（註①⑥）這句話，並請教他這句話在表象而平凡的生活是否可體會得到？我想，有時真理是不辯亦明的。當然筆者很樂意贊成唐文標「關懷社會」的主張，只是請他不要把「人性」看得太單純了。

（六）唐文標說他贊成「重視文學的藝術性」，却認為「文學是憑藉文字的藝術而存在的」，因此認為「批評它」必然促進「文學藝術」。

筆者覺得唐文標大錯特錯了。對的，文學的完成有賴文字這個媒介物，但是文學的藝術性並非只是單

純的「推崇文字藝術」。文學的藝術性重在文學作品的內涵，文學作品的精神，而「文字藝術」不過是讓讀者通過它走進作家的世界裏頭，就如同我們觀賞梵谷的畫，必先經驗他強烈的色彩一樣。

戊 結 論

借用唐文標的話來說，這篇論文也是筆者的一個嘗試，但筆者不以爲它是失敗。當然，筆者很感失望，唐文標的理論不够堅強，無法讓筆者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這種過度期望的粉碎，所產生的幻滅感，經驗過的人必然能瞭解個中情況的。

然而筆者因爲此文的討論更堅定對文學的信心了，文學是多姿多姿的，它的多面性組成一支照妖鏡，唐文標的文學狹義觀在它的照射之下，必然無所遁形的。

讓我們共同努力吧（很希望唐文標能一改初衷），文學是有許多條路子，提倡「社會意識文學」雖然迫切的需要，不過是其中之一，文學仍有其他路子通向繁榮之境，所謂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正是這個道理。

附 註

- ①『文季』第三期，民63年5月15日出版，唐文標「一級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」，第十三頁第九行。
- ②『文季』第一期，民62年8月15日出版，唐文標「詩的沒落」附記，第卅九頁。
- ③『文季』第一期，民62年8月15日出版，「當代中國作家的考察」，第四十三頁。
- ④『文季』第一期，出版日期同左，唐文標「歐陽子的創作背景」，第四十五頁最後一段。
- ⑤『中外文學』三卷三期，唐文標「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」，第四十八頁。
- ⑥同左，第四十三頁。
- ⑦唐文標說「僵」文有許多是「反語」，筆者以為，其文章中的「反語」也未免多到叫人懷疑是在下「定案」了。然而，果真是「反語」嗎？不然。說實話，筆者倒以為他所謂的「關心」「善意的」諸如此類冠冕堂皇的話是「反語」呢。
- ⑧『文季』第二期，民62年11月15日出版，唐文標化名史君美寫的「來喜愛鍾理和」，第七十一頁，筆者要說的是這種態度是宣傳而非文學。
- ⑨同註⑤，第四十二頁。
- ⑩『幼獅文藝』第二四六期，民63年6月出版，第五頁。
- ⑪『文季』第三期，民63年5月15日，第七十三頁。
- ⑫同註⑧。
- ⑬張愛玲「流言」，皇冠出版社，「談畫」第一九三頁。
- ⑭附帶聲明的是，唐文標在此引錯原文。原文是：「一類頗為普遍的現象，像戀愛結婚，生老病死，都可以從無數各不相同的觀點來寫。」而唐文標引用時竟變成「一類普遍的現象……都可以從無數各不相同的現象來寫。」數字之差，意思全走了樣了。
- ⑮『文季』第三期，民63年5月15日出版，詳見唐文標的行文和註的對照。
- ⑯『老人與海』中老人聖弟雅哥所說的話。